

# 捷克的悲劇

尹慶耀

## 一 由獨立到赤化

公元九世紀時，捷克（Czech）人和斯洛伐克（Slovakia）人曾建立波希米亞（Bohemia）王國，經過幾個世紀而國勢益隆。但自一六二〇年以降，凡三百年間，成爲奧匈帝國之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捷人掀起獨立運動，很多捷克士兵，脫離奧國軍隊，轉而對德作戰。大戰後，獨立運動領導人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博士獲得美國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總統的支持，成立捷克共和國，由馬薩里克出任第一屆大總統。

一九三八年納粹突襲奧地利後，又覬覦捷克的蘇台德區（Sudetenland）。當危機達到高潮時，捷克總統貝奈斯（Eduard Benes）曾試以電話找史達林商議，因爲蘇俄對捷克的軍事協定上曾經約定，如果法國也贊助捷克，蘇俄將予捷克援助。然而法國不曾援助捷克，貝奈斯也找不到史達林。同年九月二十九日，慕尼黑協定（Munich Pact）成立，捷克被迫割讓蘇台德區。十月五日，貝奈斯總統辭職赴英，由哈柴（Emile Hácha）繼任總統。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晨，德軍侵捷，佔領布拉格（Prague）。當日，希特勒（Adolf Hitler）與哈柴簽發聯合公告，捷克自願接受爲德國的保護國，易名波希米亞——摩拉維亞（Bohemia-Moravia）。當時，哈柴因受重大衝擊，一度昏厥在柏林內閣大廈的客廳裏。十七日希特勒宣布這個保護國的成立。於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正式獨立的捷克共和國，就此告終。

當德軍入侵捷克後，蘇俄副外長波特姆金（Potemkin）不能自抑地對法國駐柏林大使庫倫德列（Coulondre）喊道：「現在我們沒有別的辦法，

捷克的悲劇

只有第四次瓜分波蘭了」。蘇俄的另一項反應是和德國爭辯哈柴的憲法上權力，和拒絕承認捷克合併於德國（註一）。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協定成立，史達林和希特勒就進入了蜜月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軍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進抵喀爾巴阡山麓，當時流亡英倫的捷克政治領袖公推貝奈斯前往莫斯科，和蘇俄簽訂友好互助與戰後友好條約，明白規定互尊獨立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當時貝奈斯曾充滿信心地對史達林說：「史達林先生，我對於我們已經簽訂的不干涉內政的協定，具有完全的信心，我相信你會遵守這個協定」（註二）。

納粹潰敗後，貝奈斯返國重建政權。蘇俄則組織了一個稱爲斯洛伐克解放運動的外圍團體，強迫貝奈斯承認，否則蘇俄將承認這個組織，一如其承認波蘭的盧布林委員會（Lublin Committee）。貝奈斯只好接受，於一九四五年在斯洛伐克的科息斯（Kosice）成立了「民族陣線」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選舉中，共黨獲得總選票的三七·九%，在三〇〇名議席中佔一一四席。但在政府中，貝奈斯是名義上的總統，而共黨頭目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任總理，并攫奪了內政、司法、教育等重要部門。

一九四八年二月，俄軍集結捷克邊境附近，俄副外長佐林（V.A. Zorin）出現布拉格。於是哥特瓦爾德掀起政變，提出一份內閣名單，強迫總統接受。貝奈斯終於屈服，但他對哥特瓦爾德說：「你對我講話的態度，和希特勒一樣」（註三）！

## 二 由經改到干涉

近年來，捷克由於經濟困難不得不實行改革，因改革失敗而使得捷克的史

達林主義者前捷共第一書記、總統諾沃特尼(Antonín Novotný)的政權動搖。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被邀赴布拉格，但他因當時情勢所迫，不曾真正為諾沃特尼撐腰，後者遂不得不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辭第一書記，專任并無實權的總統。但蘇俄對於新任第一書記杜布契克(A. Dubček)并不信任與支持，同時又與諾沃特尼勾結往來，逼使杜布契克以黨內的革新派及知識份子為靠山，於三月五日廢止新聞檢查，藉輿論力量壓倒諾沃特尼，使其於三月二十二日辭總統職。此後，蘇俄屢次運用華沙條約國家首腦會議及軍事演習(羅馬尼亞均未參加)，來恫嚇捷克。五月中旬的華沙首腦會議中，且由與會的蘇、波、東德、匈、保五國簽署聯名信件，指責捷克。七月二十九日，蘇捷領導人在西爾納(Cierna)會談，布里茲涅夫及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列斯特(P. E. Shelest)，對捷共猛烈抨擊，幾使會談破裂。三十日，捷總統史渥波達(L. Svoboda)在會中演說稱：「簽署華沙聯名信件指責我們協助帝國主義的那些國家中的大部分，在最近近的戰爭(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採取了什麼樣的立場？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這些國家，都會和希特勒擱過手，而我們捷克，却把希特勒當作敵人，和蘇聯並肩作戰」。他聲言，如果蘇俄不改變態度，他將辭去他的總統職位。

杜布契克也在會中指出，當前的危機和諾沃特尼時代的失策，都應歸蘇俄負責。他曾當場取出一些信件，證明諾沃特尼常常直接從莫斯科接受命令，而信件的署名者就是布里茲涅夫。當雙方爭論激烈時，史渥波達再度以辭職要挾，且聲言將退還蘇俄頒贈給他的勳章。

捷共首領們的抵抗精神，是值得稱道的。但，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深夜、二十一日清晨，蘇、波、東德、匈、保五國軍隊，分十三路侵入捷克，第一書記杜布契克、總理切爾尼克(O. Černík)、國會議長斯穆可夫斯基(J. Smrkovsky)等被擄，幾乎像囚犯一樣的被裝上飛機，經蘇俄各地輾轉押赴莫斯科軟禁。胸前掛有「蘇聯英雄」徽章的史渥波達趕往莫斯科，他曾毅然宣布，如不能獲致某種程度的自主權，他即將自殺。在這種情形下，蘇俄不得不稍事讓步。雙方會談後發表共同宣言，強調「平等互惠，領土完整獨立和社會主義的團結」。但據「德通社」(DPA)報導，蘇俄曾擬將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分割為斯洛伐克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而使摩拉維亞

一波希米亞——捷克另成一部，二者都成為蘇俄的一種保護領。蘇俄政治學院中能講捷語的八百名畢業生，已進入捷克，在蘇俄受訓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在待命中，他們都是準備進入捷克黨政機構的重要部門的。

據傳切爾尼克從莫斯科返捷後，曾暗中對他的閣員及其他高級官員說：「轉告那些具有優秀頭腦的人們，趁着能逃的時候趕快逃往國外，不要慢騰騰地呆在這裏。我自身也朝不保夕，是沒有方法救助你們的」。

這些話是如此的沉痛，捷克又墜入悲劇的深淵裏了。

### 三 捷人變相抵抗

蘇俄侵捷的同時，曾透過它的駐外使節，向自由世界各主要國家分送函件，說明捷克事件是共產集團的「家務事」，不影響它對西方的「和平共存」。然而，侵捷軍隊最高時多達六十萬，連同蘇俄在波、匈、東德原有的駐軍合計，已達百萬，西方能不感受威脅？蘇俄的實力政策、侵略行動，也激起了世界的公憤，爆起不少自發的反蘇運動。

去年八月二十一日，侵捷的五個國家，也曾以聯名信件分送各國共黨要求諒解，然而大多數尤其是重要的歐洲共黨，對蘇俄等都猛烈抨擊。

為了自我辯白，給武裝侵捷找一項理論根據，去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在波共大會上演說，就唱出「有限主權論」，認為「當出現了對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安全的威脅的時候，這就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問題」。當時的蘇俄報刊也強調「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權」。那是說「最高主權」受到威脅，各國的「有限主權」就要接受干涉。當然，有權決定和有力「干涉」的就是蘇俄。蘇俄的另一個頭目馬祖洛夫(K. T. Mazurov)也於去年十一月唱出「國際專政論」，當時的蘇俄報刊又強調「當具有國家形式的社會主義超出一國範圍變成世界體系的時候，保衛社會主義就具有更深遠的國際性，它由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努力來保衛」。依照中共的說法，那樣把「一國性的專政」變為「國際性專政」，「實質上就是要把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變為蘇修的殖民地附屬國，來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國」(註四)。

這「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在西方共黨中引起極大反感，因

爲那一個國家的共黨當政，就只能在蘇俄的「國際專政」下，保有「有限主權」，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有力的反共宣傳，西方共黨要想通過選舉和平奪取政權，就萬分困難了。因此，西歐最大的共黨——義共，迄今仍在猛烈抨擊此種理論。這對於預定六月初召開的世共會議，具有重大的影響。

中共曾於去年八月二十三日斥蘇修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它和阿爾巴尼亞加緊勾結，使後者帶有中共在歐洲的軍事及政治前進基地的色彩，以破壞蘇俄在東歐的控制地位。今年三月初，匪俄在烏蘇里江發生邊境衝突。四月一日，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及所謂「四大矛盾」時，把修正主義歸入資本主義一類，把社會帝國主義歸入帝國主義一類，於是匪俄間的關係，就由「內部矛盾」變爲「敵我矛盾」。

上述種種，都是不利於蘇俄的，捷共就利用此等形勢，對蘇修作變相抵抗。蘇俄想加強「經互會」和華沙條約機構，也就是通過經濟和軍事兩條途徑，來加強它對東歐的控制。而捷克在今年一月「經互會」的第二十二次大會中，支持羅馬尼亞，反對蘇俄所提使國際專業協作更「高度化」、「統一化」的計劃。三月間的華沙條約首腦會議中，捷克又支持羅馬尼亞，反對蘇俄所提允許外蒙加入華約的建議，以免蘇俄與外蒙利用華約聯軍的名義，對付匪俄在邊界上的衝突。在內政措施方面，捷共對蘇俄也多陽奉陰違。捷共更利用國際共黨反對「有限主權論」而蘇俄又急於召開世共會議的情勢，要求蘇俄減少駐軍。

#### 四 蘇俄再度威逼

最值得注意的乃是捷克人民的反蘇情緒。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捷克建國五十週年紀念，捷人的慶祝遊行變成了反蘇示威。十一月七日蘇俄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捷人又以反蘇示威代替了慶祝。同月間，記者公會機關報「記者」等兩份報紙，因激烈反蘇受停刊處分，全國學生靜坐罷課七十六小時；十二月斯穆可夫斯基被奪去國會議長職位，有九十萬會員的金屬勞動工會，響應學生抗議而舉行罷工。今年一月十六日，布拉格一位大學生帕拉克（Jan Palach），因抗議蘇軍駐捷，和要求蘇軍在東德編印、在捷克散發的低級宣傳報「紐司」立即停刊，而舉行自焚，更引起了全國的反蘇運動。但

這裏必須特別提起的，是今年三月的反蘇示威。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曲棍球賽中，捷克代表隊戰勝了蘇俄隊。二十二日，布拉格的「農業新聞」在報導中說：「這使我國幾百萬市民胸中祕藏的希望，如願以償。重要的不在乎戰績如何，而是我們已獲得勝利！」二十四日，布拉格的「勞動報」（工會中央理事會機關報）稱頌捷克選手們說：「大衛王用彈弓所做的事，你們用球棒（註五）做到了」。又說：「有時候小國也是偉大的！」

三月二十四日，捷克隊又戰勝了蘇俄，這次連第一書記杜布契克和總理切爾尼克，也拍發了表示深深感激的賀電。跟着，是全國狂歡，各大城市都爆發了慶祝遊行轉成的示威，襲擊各地的蘇軍營房。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布拉格二十萬示威羣衆，襲擊了蘇俄的民航辦事處，而引起了軒然大波。

三月二十九日，捷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指責反蘇的「暴動」。三十日、三十一日，各大報紙刊載了政府聲明，一齊指責暴動的不當，連最反蘇的「青年陣線」報也不例外。

四月二十七日，英國「星期泰晤士」報，揭載了一位捷克著名人士用化名發表的報導，據說襲擊民航辦事處一劇，實際出於蘇俄的導演。布拉格警察作過一次祕密調查，據悉在事件發生前兩天，該辦事處內不易燃燒的家具和保險櫃等等，都被換成易燃的物品。事件發生的當時，砸窗子、放火的是穿着整齊而嶄新的制服的青年男子，而街頭羣衆僅只叫嚷着慶祝曲棍球勝利的口號而已。事後，警察竭力搜查放火青年，却一直杳如黃鶴，因爲蘇俄早已有了準備。

該報又透露了蘇俄利用此一事件逼迫杜布契克下台的內幕。據說蘇俄和捷克內部的保守派，當襲擊事件發生時，就開始要求恢復秩序和建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首先由捷克前參謀總長、陸軍政治部主任和國防部幾個親蘇將領，去接近史渥波達總統，策劃軍事陰謀以圖成立臨時政府。史渥波達峻拒，并四出要求中堅將領的支持。三月三十一日，蘇俄國防部長格列奇科（A. A. Grechko）突抵布拉格，邀見第一書記及總統，杜布契克拒絕前往，史渥波達往見但強烈責難格列奇科未受邀請而突然來捷。同日晚間，格列奇科飛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Bratislava），要求面會斯洛伐克黨中央第一書記胡薩克（Gustav Husak），幾分鐘內即被拒返還。四月一日，捷

共中央主席團才與蘇俄正式代表外交部副部長賽繆諾夫(V. S. Semenov)舉行會談。席間賽繆諾夫提出要求：(1)放逐反革命份子；(2)實施戒嚴；(3)蘇俄駐軍設施周圍五百公尺以內，如有十人以上的挑釁情事發生，得不加警告逕行開槍。對此，胡薩克提議警告市民慎勿有反蘇行為，但反對實施戒嚴。

對於捷克三月危機的內幕，各方報導不同。或謂四月一日會談，格列奇科亦曾參加，上述蘇俄要求乃彼所提出。會後捷克曾被迫整肅新聞界人士，政府的新聞、情報委員會，黨中央機關報「紅色權利報」編輯部，都以保守派份子取代自由派的職位，但格列奇科仍不滿足，他要求的是捷克黨中央和政府革新政黨的整肅。

## 五 胡薩克登場

去年八月蘇俄侵捷後的莫斯科會談，捷克領袖以空前的團結姿態，從事抵抗。但八個月來保守派份子已在蘇俄的支持下抬頭。這裏可以什特洛加爾(Lubomir Strougal)為例。他在諾沃特尼時代曾任黨中央書記，黨中央生活水準問題委員會主席。去年四月四日改組時去職，武力干涉後在蘇俄強力支持下急速抬頭，十一月十七日進入主席團，和比拉克(Vasil Blak)同時再任中央書記，且為八人組成的主席團執行委員會之一員，兼新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黨中央捷克各省黨活動指導局主席。他和斯洛伐克黨中央第一書記胡薩克為同一等級，但實力則有過之。而比拉克於去年八月事件當時有親蘇之嫌，為此他曾在莫斯科停留甚久，始敢返捷。在此情形下，捷共的革新派，曾擬儘速舉行中央、地方議會及其他地方自治體的選舉，並定於明年召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徹底排除保守勢力。但當蘇俄利用三月危機再度威逼時，捷共內部已陷於分裂。蘇俄堅持要整肅杜布契克和斯穆可夫斯基，史渥波達的抵抗就不像前此那樣有力了。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四日，四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蘇俄又利用華約聯軍名義，在捷境附近舉行兩度軍事演習。它甚至於三月二十九日及四月十一日，兩度建議與中共恢復邊界談判，以便集中全力來收拾捷局。四月三日夜，杜布契克電視演說，強烈抨擊「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挑釁行為」。十五日，斯穆

可夫斯基在「紅色權利報」上自我坦白。這些都不能使蘇俄滿足。十六日捷共主席團執行委員會聲明，恢復包括比拉克在內的保守派的名譽。十七日捷共中央全會，杜布契克辭第一書記，以斯穆可夫斯基為首的十名革新派人物被逐出主席團，二十一人的主席團縮減為十一人。然而，像什特洛加爾那樣的親蘇份子，竟未能繼任第一書記。而杜布契克又以壓倒性多數票獲選國會議長。人民也以各種方式，表示他們對革新派的支持，以及對蘇俄的痛恨。

新任第一書記胡薩克，各方對他評價不一。他於一九一三年生於布拉迪斯拉瓦，一九三三年加入共黨。在納粹佔領時代，他是一九四四年斯洛伐克暴動的領導份子之一。從那年起一九五一年，任斯洛伐克共黨中委。一九四六年起兼任斯洛伐克民族議會議長，是強烈的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一九五一年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罪名被捕，在獄中經再三拷打，拒作自我坦白。一九五四年被秘密宣判無期徒刑。在反史運動中於一九六〇年獲釋。一九六八年一月，斯洛伐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杜布契克，繼諾沃特尼為捷克斯洛伐克共黨中央第一書記，斯洛伐克黨中央第一書記由比拉克繼任。胡薩克於四月間捷克內閣改組時任副總理，原為革新派之一員。去年八月捷克事件，比拉克態度微妙，暫留莫斯科。胡薩克以現實主義立場獲蘇俄信任，取代比拉克之職位，仍致力於斯洛伐克自治地位的提高。對去年十月決定，今年起實施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制的促成，他曾出力不小。

如此一個性情複雜個強、民族觀念極強的現實主義的革新派，雖然主張對蘇妥協，但決非蘇俄理想的傀儡。另一方面，身受諾沃特尼之害，對整肅諾沃特尼非常賣力的胡薩克，是否會像西方若干人士所說，走向一個「沒有諾沃特尼的諾沃特尼時代」，也值得懷疑。

## 六 捷克前途多難

胡薩克上台不久，即於四月下旬前往莫斯科，出席「經互會」首腦會議。在那裏他曾受到蘇俄頭目的盛大歡迎，此後蘇俄報紙不斷登載他的演說。五月九日，捷克所謂戰勝德國法西斯二十四週年紀念，蘇俄報章大肆鼓吹戰爭期間蘇捷軍隊同志般的合作。胡薩克也寄稿蘇俄「真理報」，讚揚俄軍協助解放捷克。然而，胡薩克和蘇俄之間的蜜月氣氛，決不會增加他在國內的

聲望。目前，蘇俄對胡薩克抱持着某種期許，可是胡薩克也屢次聲言不改變去年一月以來的革新路線，而在這方面，蘇俄也無法滿足他的希望。

捷克政潮本由經濟困難所引起。捷克經濟深受來自蘇俄的制度所累，經濟改革又為諾沃特尼所誤，於是以杜布契克為首的革新派，擬對外以「自主」的姿態，向西方尋求技術與資金的援助；對內以「民主」的姿態，讓學者專家們去從事改革。這個所謂「一月路線」能否成功，還是一個未知數，却被來自蘇俄的軍隊橫加阻撓。改革停頓了，人材紛紛逃亡國外，物價也因人民搶購而上漲，經濟危機更加深了。

胡薩克先求政治安定，次求經濟改革，為此他才主張與蘇俄關係正常化。他壓制自由份子，管制新聞事業，以安定社會秩序；促使蘇俄分期撤軍，以緩和人民反俄情緒；要求蘇俄貸款，發展國內經濟，將人民注意力由政治引向經濟方面。

在高壓手段之下，捷克社會秩序確已比較安定，不曾出現大的騷動，最担心的五一勞動節，也平安的過去了。可是，假如全國人民心理陷於灰色、消極，如何能在經濟上求振作？捷克生產技術落後，不是蘇俄能協助改善的。因為蘇俄更較落後；捷克缺少硬幣或國際貨幣，去購買西方的設備物資，不是蘇俄能幫忙的，因為蘇俄的盧布乃至「經互會」銀行的盧布，捷克儲存得不少，但無法在西方使用；捷克缺少資金，不是蘇俄能供應的，因為它照樣經濟困難，無此餘力。

捷克老早就要求蘇俄給予硬幣貸款，但一直未獲如願。四月間的「經互會」首腦會議，決議「投資銀行」，由各會員國提供一定數額硬幣，以應各國貸款之需。那個數額有多大，現今尚不得而知。五月四日，布拉格傳出消息稱，胡薩克已獲蘇俄允諾，給予四億五千萬美元以上的貸款，但要看他能否重建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而定。這一項未證實的貸款，區區之數，對捷克的經濟改革無濟於事。

縱使蘇俄能有象徵式的撤軍，和杯水車薪的援助，也絕難使得捷人平息他們的怨憤。身處蘇俄壓力與人民抗力之間的胡薩克政權，究竟能望有什麼戲劇性的奇蹟出現？

截至現在，我們看不出蘇俄在處理捷克問題上有什麼成功可言，但它的帝國主義面貌却已無法掩飾，它在國際共黨中的聲望會反而降低。這件事在

### 捷克的悲劇

人類歷史上，倒頗有其意義。因為它已向世人證明：到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末期，共黨的經濟制度、兄弟團結，乃至馬列主義的信仰本身，都須要飛機和坦克等等，來予以維持。

因此，這事件本身不僅是捷克的悲劇，實際也是共產主義的悲劇。

註一：鄭學稼譯佐爾格·萬·盧赫原著「蘇維埃俄羅斯史」。

註二：劉光炎譯鮑斯卡倫原著「共產帝國主義」。

註三：同註二。

註四：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新華社」電署名反修兵的「國際專政

論」『有限主權論』。

註五：原文為（代作冰上曲棍球用的）橡皮圓盤（Puck）。

### 本刊徵稿簡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二）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五日截稿。

（三）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為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時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四）來稿請載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時載名。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本社或台北郵政信箱一一八九號。